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民族出版社

#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青  
封面设计：李 华

###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3/4 字数：21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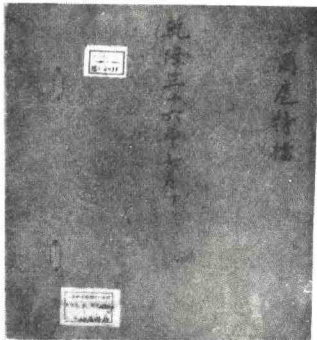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统一书号 11049(·)22 定价1.9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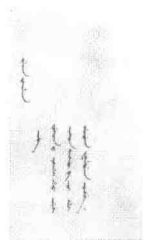
ISBN 7-105-00374 X/K·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案卷封面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谕吴达善、文绶等前往巴里坤、哈密、辟展等地购买周济牲只的谕旨图片之一。



图片之二

## 前 言

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文档案资料，是研究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之一。我们从已汉译的409件满文土尔扈特档和70件满文月折档中选出145件，按时间先后为序，编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这些档案起自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止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日，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土尔扈特蒙古返回祖国前后的情况，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获悉土尔扈特蒙古东返消息后引起的疑虑和争论，以及清政府确定对土尔扈特蒙古实施收抚政策的过程；

第二，土尔扈特蒙古返抵伊犁河流域时的现场记述及东返人数、户数的实地调查；

第三，赈济土尔扈特蒙古部众和封赏土尔扈特首领的详情；

第四，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觐承德以及领导东返斗争主要首领回国后的政治生涯；

第五，土尔扈特蒙古部众游牧地的划分与变迁，以及乾隆三十九年渥巴锡颁布的部落管理法规；

第六，有关土尔扈特蒙古历史和王公世系等的记述。

本书据以选编的最初汉译稿，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成员郭基南、肖夫、汪玉明三位同志完成，工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

此次选编，汪玉明同志对译文进行了校订，白翠琴、马大正、蔡家艺同志参加了选编、拟题、编注和通稿。为了让读者对土尔

扈特蒙古历史有一概括了解，汪玉明、马大正同志撰写了《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述略》，以代序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屈六生同志通读了全书，鞠德源同志对编选工作曾给予多方帮助。

因时间及水平所限，本书在翻译和编选方面可能存在许多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一九八六年春**

## 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述略

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蒙古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始称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国外学者往往沿袭突厥语族的习惯，称其为卡尔梅克。约在十六世纪末，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落，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它们“以游牧为业”<sup>①</sup>，当时虽“分牧而居”<sup>②</sup>“部自为长”<sup>③</sup>，但业已形成了松散的联盟——“杜尔本·卫拉特”<sup>④</sup>。在厄鲁特蒙古四部联盟中有“丘尔干”(即盟会)的共同组织，作为调整各部间矛盾，加强对本部人民统治，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机构。

十七世纪前期，游牧于天山北路雅尔地区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勒克率领下，约有五万帐牧民(包括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穿越哈萨克草原向西迁移，于1630年左右抵达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当时这一带为茫茫大草原，土尔扈特蒙古进入这一地区后，“放牧牲畜、逐水草围猎之利”<sup>⑤</sup>，“置

① 七十一(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五，《准噶尔叛亡纪略》。

② 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④ “杜尔本·卫拉特”一说为蒙语四卫拉特联盟之意。

⑤ 七十一(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按：《西域总志》系《西域闻见录》异名，但在《西域闻见录》卷六《土尔扈特投诚纪略》中无此段记述。)



鄂拓克，设宰桑”<sup>①</sup>，开始了在伏尔加河下游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艰辛生活，其间土尔扈特蒙古共经历了七代、八位首领，他们是：

和鄂尔勒克，1630—1642年；

书库尔岱青，1643—1656年，和鄂尔勒克之子；

朋楚克，1657—1671年，书库尔岱青之子；

阿玉奇，1672—1724年，朋楚克之子；

车凌端多布，1725—1735年，阿玉奇之子；

敦罗卜旺布，1736—1741年，车凌端多布之从兄；

敦罗卜喇什，1742—1761年，阿玉奇长子沙克都尔札布之子，敦罗卜旺布之从兄；

渥巴锡，1761—1775年，敦罗卜喇什之子。<sup>②</sup>

十七世纪以来，俄国为了巩固其对已征服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的既得利益，并进一步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扩展势力，处心积虑地从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对土尔扈特蒙古进行侵略和奴役。但是，沙俄的侵略遭到了酷爱自由的土尔扈特人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反抗。早在土尔扈特蒙古定居伏尔加河流域之初，和鄂尔勒克为了捍卫部落的权益，在与俄军作战中牺牲于阿斯特拉罕城下。和鄂尔勒克之长子书库尔岱青继汗位后，在对俄态度上更是“抱有敌意”<sup>③</sup>。因为土尔扈特蒙古牧民及其首领强烈地认为，“这里的土地和水是从没有人利用过的”，他们“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由此，他们不止

<sup>①</sup>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土尔扈特源流》。

<sup>②</sup> 此据下列资料综合而成：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〇一，传第八十五《土尔扈特部总传》，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等。

<sup>③</sup> 内达金著，马汝珩译，《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重返祖国》，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124页。

一次地向沙俄当局声明：“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他们不怕任何人”<sup>①</sup>。到书库尔岱青之孙阿玉奇执政时期，阿玉奇汗为维护土尔扈特蒙古的独立自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在与俄国交往中，经常“提醒俄国人，他们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臣民”。<sup>②</sup>土尔扈特蒙古还不断进行武装反抗，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斯杰潘·拉辛起义爆发后，土尔扈特蒙古同当地各族人民奋起响应，参加了起义。十七世纪末，伏尔加河流域巴什基尔人起义时，阿玉奇汗率众“也起而支持巴舒列（即巴什基尔人——引者）”。<sup>③</sup>1706年，阿斯特拉罕人民起义爆发后，沙俄政府要求阿玉奇汗出兵镇压。但阿玉奇汗却联合巴什基尔人袭击沙俄统治下的奔萨斯卡亚和坦波夫斯亚等城镇。<sup>④</sup>由于土尔扈特蒙古不断进行武装反抗，沙俄政府政治上控制、奴役土尔扈特蒙古的图谋，未能得逞。当时阿玉奇汗在政治上仍“近似一位独立自主的汗”。<sup>⑤</sup>

土尔扈特蒙古自远徙伏尔加河流域后，仍与祖国保持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渠道的联系。早在1646年（顺治三年）书库尔岱青、罗卜藏诺颜即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向清朝政府奉表贡“附名以达”<sup>⑥</sup>。1655年（顺治十二年）书库尔岱青直接“遣使锡喇布鄂木布奉表贡”<sup>⑦</sup>，1657年（顺治十四年）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沙克锡布特向清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许之”<sup>⑧</sup>。清政府为了照顾土尔扈特蒙古

① 帕里尤夫：《留居俄国境内时期的卡尔梅克人史纲》，第17页。

② 薛近斯：《蒙古史》第1卷，第565页。

③ 潘克拉托娃著，省微译：《苏联上古中言史》，第262页。

④ 巴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载《东方文化》，1955年第2卷，第94页，香港英文版。

⑤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13页。

⑥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⑦ 同上。

⑧ 同上。

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还特许他们到青海和西藏“熬茶礼佛”。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阿玉奇汗的侄子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亲、姊妹一起率领五千余人赴西藏朝拜达赖喇嘛，此举得到清政府的准许，他们一行受到清政府的优待。1699年（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汗派遣额尔罕格素尔（即《异域录》中的厄里克格孙）前往北京，受到康熙的亲切接待。<sup>①</sup>十八世纪以来，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且有所发展。康熙年间萨穆坦使团入京和图理琛使团出访阿玉奇汗，雍正年间满泰使团出访车凌端多布，乾隆年间吹札布使团入觐。这几次活动，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事件。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汗派遣喇嘛萨穆坦取道西伯利亚，由库伦“达京师表贡方物”，<sup>②</sup>历尽旅途艰辛，经两年多跋涉才抵达北京。康熙帝为了表示对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的关怀，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派出图理琛使团探望土尔扈特蒙古，土尔扈特举族隆重而热烈地接待来自祖国的使者。阿玉奇汗对图理琛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sup>③</sup>还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sup>④</sup>，而且“公开声称厌恶俄国”<sup>⑤</sup>。阿玉奇汗对图理琛使团的倾诉，不仅清楚地流露出作为多民族国家成员的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息息相关的深厚民族感情，同时也明确表示了他们同沙俄格格不入的民族立场。

1724年，土尔扈特蒙古有作为的首领阿玉奇汗逝世，沙俄政

① 《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534页。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③ 图理琛：《异域录》卷下。

④ 图理琛：《异域录》卷下。

⑤ 内达金著、马汝珩译：《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重返祖国》，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府乘此进一步干预土尔扈特蒙古汗权的继承，从政治上加强对其控制。但是土尔扈特蒙古仍冲破阻力，于1731年（雍正九年）接待了来自祖国的满泰使团。车凌端多布和阿玉奇汗之遗孀达尔玛巴拉对使团赠予之礼物，一再表示感谢，并说：“我四邻之国一径知悉大博格德汗远道赉赏种种未闻之物，非但纷纷赞叹，亦将为我车凌端多布之最佳标志”。<sup>①</sup>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阿玉奇汗之孙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札布等人京觐见，吹札布向清政府呈献贡品，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三次接见吹札布并赐宴<sup>②</sup>。吹札布向乾隆陈诉土尔扈特蒙古在俄国的困苦处境，并申言：土尔扈特蒙古与俄国的关系只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sup>③</sup>。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密切联系，正是后来渥巴锡率众武装起义、重返祖国的深远历史原因。

渥巴锡为阿玉奇汗的曾孙，敦罗布喇什之子。1761年渥巴锡继其父之汗位而成为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继承汗位时，正是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叶卡德琳娜女皇在封建贵族和大商人的支持下，对全国农奴加紧剥削与压迫的同时，对土尔扈特蒙古也实行高压政策，妄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之目的。

俄国政府首先通过改组扎尔固限制汗王的权力。扎尔固原为汗王之下设立的权力机构，由汗王信任的八名王公组成，“实际上是汗手下的辅助大臣和助手”<sup>④</sup>，根据土尔扈特蒙古的习惯法，“扎尔固的一切决定只有经过汗的批准方能在法律上生效”<sup>⑤</sup>。

---

① 《满泰等安奉派前往土尔扈特经过情形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五，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57页。

② 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汉文起居注，全宗2，编号119（一）、（二），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和二十二日。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

④ 他昆赛：《鞑靼人的反叛》第17页。

⑤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81页。

但俄国政府于1762年颁布的扎尔固条例，悍然规定汗王不能任命扎尔固成员，它的“组成必须经过俄国政府的批准”<sup>①</sup>，而且汗王只有请示俄国政府并得允许，才能改变扎尔固的决定。

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控制土尔扈特蒙古，决定扶植已东正教化了了的教杜克夫家族，以取代渥巴锡的统治，“让教杜克夫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从而把整个土尔扈特部东正教化，而“使其成为（俄国）一个新的行政区域”<sup>②</sup>。

不仅如此，俄国政府向伏尔加河流域大量移民及其对土尔扈特蒙古无休止的征兵，更是直接地影响到土尔扈特人民千家万户的正常生活。本来，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之初，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原是地广人稀、野草丛生的荒原。随着俄国农奴制的发展，许多农民不堪忍受农奴制的压榨，逃到伏尔加河流域垦荒。到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俄国政府鼓励顿河两岸哥萨克成批地迁往伏尔加河流域居住。哥萨克移民来到后，对土尔扈特人肆意掠夺，“使卡尔梅克游牧区的土地逐渐缩小”，“加剧了卡尔梅克居民生活条件的恶化”。<sup>③</sup>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无休止地征兵，也给土尔扈特带来巨大的灾难。叶卡德琳娜女皇继续推行彼得一世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政策，穷兵黩武、扩军备战。1763年后，俄国政府“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sup>④</sup>他们“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俄国政府的征兵措施，使土尔扈特人民苦于“征兵求质之烦”，<sup>⑤</sup>造成整个部落的民族危机。

以渥巴锡为首的上尔扈特首领们，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经

---

①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82页。

② 巴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载《东方文化》第2卷，第95页。

③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02页。

④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引始末》。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全宗4，179卷，编号8，  
《江苏布政使吴坛奏》，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三日。

过充分酝酿，1770年秋冬在维持梁卡（阿斯特拉罕省叶诺塔耶夫斯克以北处，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涅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外，还有舍楞、巴木巴尔、达什敦杜克和大喇嘛布罗藏丹增（即洛桑丹增）等四人。会上，经过庄严宣誓，“通过明确决议，离开俄国”<sup>①</sup>，返回祖邦，并“决定在下一年——虎年，即西历1771年开始行动”<sup>②</sup>。

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拿起武器，举行起义。他们乘敌不备，先发制人，袭击俄国驻军杜丁大厨兵营，并全歼了基申斯科夫派遣的增援部队。涅巴锡将3.3万多户近17万人的东返队伍组成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地踏上东返祖国的征程。据俄国史家记载，涅巴锡派出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目的是要他们扫清障碍，渡过雅依克河（乌拉尔河——引者），赶走雅伊克河岸的哥萨克，其余领主在队伍的两侧行进，而中间行进的是率领二万人之众的督办（即涅巴锡——引者）和策伯克多尔济”<sup>③</sup>。经过十余天的急行军，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的先头部队摧毁了乌拉尔河沿岸的俄军要塞，东返大军穿过冰封的河面，迅速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抛在后边。

但是，东返的征程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坦途。沙俄政府在得到土尔扈特蒙古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急命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出兵截击，未获战果。接着又派出特鲁木堡将军率领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紧紧尾追。与此同时，在沙俄政府唆使下，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联合巴什基尔人不断发动袭击，给艰苦行军中的土尔扈特人造成

---

① 诺伏列托夫：《卡尔帕克人》第42页。

② 德昆密：《鞑靼人的反叛》第12页。

③ 诺伏列托夫：《卡尔帕克人》第43页。

巨大损失。而长途行军中无法避免的严寒与酷暑，还有泥泞难行的黄水草滩和滴水不见的茫茫戈壁，更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亘古未有的困难，致使疫病流行，人口锐减，牲畜大量死亡。当土尔扈特队伍行进到姆莫塔湖时，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与中帐阿布赉苏丹的五万联军重围中，前进的道路被切断。在危机时刻，渥巴锡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迅速派出使者与哈萨克人谈判，并同意送还在押的一千名俘虏，从而争得了三天喘息时间。渥巴锡利用这一宝贵时机，调整兵力，在第三天深夜，土尔扈特骑兵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地突出包围，继续向巴尔喀什湖挺进。<sup>①</sup> 为了避开哈萨克封建主的袭击，土尔扈特蒙古大队绕道巴尔喀什湖西南戈壁，“经吹、塔拉斯，沿沙喇伯勒路前来”<sup>②</sup>。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阴历），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支流查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六月初六（阴历）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抵达的渥巴锡和舍楞，以及土尔扈特部的主力和大队家属。<sup>③</sup> 至此，土尔扈特人民完成了武装反抗沙俄奴役、东返祖国的壮举。

乾隆特派伊犁将军舒赫德主持接纳收抚事宜。舒赫德在伊犁会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时向其宣谕：“尔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sup>④</sup>。为了安定原先因参加阿睦尔撒纳反清活动而外逃俄国的舍楞疑惧情绪，特加宣谕：“今尔既念佛法，欲蒙朕恩，前来乞降，朕绝不究其前罪，将尔宽宥，施恩于尔”<sup>⑤</sup>。使得他们解除了顾虑，渥巴锡等土

①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18页。

② 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本书第23页。

③ 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本书第44—47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页九，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丁亥。

⑤ 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本书第38页。

尔扈特蒙古首领在清政府精心安排下，于九月初八抵木兰围场，当天即在伊绵峪觐见乾隆，进献礼品。据乾隆自撰的诗文和清政府档案记载，他们除了向乾隆进献“七宝刀”、“银削刀”外，还有弓箭、腰刀、鸟枪、自鸣钟表等物多件。<sup>①</sup>乾隆“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sup>②</sup>。渥巴锡等随乾隆行围三天，至九月十三日离木兰围场，于九月十七日抵避暑山庄。次日，即九月十八日，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召见渥巴锡，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面叙了东返历程和祖辈的历史。在承德期间，渥巴锡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会，“赐宴万树园及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火戏”<sup>③</sup>。九月三十日始，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分四批先后离开承德。<sup>④</sup>

清政府对来归的土尔扈特蒙古大小首领均予封爵。渥巴锡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其他首领也分别授爵。曾参加渥巴锡于1770年秋冬召开的维特梁卡会议的成员：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分别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布延图亲王、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毕锡哷勒图郡王，均为封爵之首。经渥巴锡推荐，另一个参加维特梁卡会议并在东返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达什敦多克，被封为一等台吉。<sup>⑤</sup>

对土尔扈特蒙古部众的赈济也十分及时，清政府在得悉土尔

---

① 参阅《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页十六，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八日；《高宗诗文十全集》卷九；又见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八日折，本书第131—133页。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六》。

③ 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土公表传》卷一〇二，传八六，《土尔扈特部总传》。

④ 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折，本书第162页。

⑤ 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折，本书第153页。



扈特蒙古返归消息后，即命张家口都统常清调拨牲畜赶赴新疆接济；又命陕、甘总督吴达善拨款办运茶叶、羊只和皮张等接济；再命陕西巡抚文授专程前往嘉峪关外料理。在短时间内大量赈济物资，如衣服、口粮、帐篷、牲畜等由甘肃、陕西、宁夏以及内蒙古运往新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更是将救济土尔扈特部众视为己任，据清政府档案记载，仅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至三十七年二月底，在新疆诸地调拨的畜数共计为“九万五千六百五十四只，内，马四千八百三十二匹，牛二千八百四十七头，羊八万七千九百七十五只”<sup>①</sup>。乾隆在《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中记述当时赈济土尔扈特部众，计有牛羊20余万头、米麦4万多石、茶2万余封、羊裘5万多头、棉布6万多匹、棉花近6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这些物资，犹如雪中送炭，帮助饥困交加的土尔扈特人民度过了难关。

清政府在大量赈济土尔扈特蒙古的同时，又按土尔扈特原部落系统，指定牧地、编设盟旗、进行安置。为此指令：务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们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sup>②</sup>，并将上述六人，俱委任为盟长。清政府将“塔尔巴哈台东、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sup>③</sup>划为牧场。乾隆三十八年和乾隆四十年，又对土尔扈特各部的牧地作了调整。

渥巴锡所领之地，称旧土尔扈特部，划分南、北、东、西四路，分设四盟，各立盟长，颁发官印。南路在喀喇沙尔（今焉耆）北裕勒都斯草原，置四旗，渥巴锡为盟长；北路在和布克赛尔，置三旗，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西路在晶河（今精河县）一带，置一旗，默们图为盟长；东路在库尔喀拉乌苏（今乌苏县）一带，

① 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七年，本书第200页。

② 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折，本书第164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页一一，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